

快书人生

本报记者 师文静 倪自放

1

多少年过去了,阴军依然清晰记得,小时候他在济南五龙潭公园捡到那一枚硬币。那是一分钱,被阳光照射得闪闪发光。

上世纪70年代,阴军一家人住在大明湖畔。像很多十三四岁的孩子一样,他爱好多,热衷武术。某一天,阴军去济南百货大楼购买习武所用的护膝,一低头却被一副铜制的鸳鸯板吸引。这副铜板,方寸大小,半月形,亮光闪闪,微微一碰就发出清脆的金属撞击声。价格两块六毛六,不能讨价还价。

此时,阴军对山东快书一窍不通,但那副板儿牢牢地攫住了他的目光。他手里只有两块六毛五,只差一分钱。唯一的念头是,赶紧往家跑,去拿钱。

而当阴军跑到五龙潭时,一个小小的奇迹发生了。远远地看到地上有个晃眼的东西,忙不迭地跑过去,还摔了一跤,一看,竟然是一分钱。阴军抓起它,又赶紧往商场跑……从此,这副板儿再也没有离手。上学路上、放学路上,吃饭后、睡觉前,有阴军的地方就有“叮铃当、叮铃

当”的声音。他痴迷到被同学笑话,说话难听的人竟冷嘲热讽他是“神经病”。

“说了个姑娘本姓黄,小模样长得实在强。九月九登高庙会,姑娘会上去逛。呦!好大的会呀!人山人海闹嚷嚷。她东瞅瞅,西望望,嘣!一头撞到了槐树上……”人生就是这么凑巧!过了不久,阴军在肥城的一个远亲哥哥,也是一位庄户艺人,携妻来济治病,住在阴军家。在亲戚的指导下,他学会了小段子《柿子筐》,与山东快书真正地对上暗号,也彻底着了迷。亲戚走后,阴军开始琢磨找个老师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,不少艺术家离开了舞台,还在工厂、工地做工,但曲艺演出逐渐复苏。阴军在铁路文化宫找到了济南铁路局的孔庆利,学了一段《大闹马家店》。他学得快,练得熟,如饥似渴学快书。阴军又慕名去了大观园曲艺厅,想去济南市曲艺团学艺。在帮着一位演员卖了半个月酸梅汤后,人家见他勤快、活泛,就引领他见了刚演出回来的

2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济南大街小巷里民间曲艺氛围还算浓厚,当时阴军每天带上两个烧饼,晨练大明湖畔,晚练琵琶桥,一批曲艺迷聚在一起说书、打板,不亦乐乎。

谈笑风生,其乐融融中,也隐含着危机。上世纪90年代后期,电视主导的流行文化开始走进大众视线,传统文艺演出日渐低迷,不少人劝阴军去学更加大众化的相声,被他一口回绝。出于对山东快书的热爱,他坚持演出,还参加全国山东快书表演大赛,并坚持创作,写出了《销户》《拳打的爱情》等作品。

一有空闲,阴军就跟着“野生”杂班团外出走穴,远到浙江、江苏,近到菏泽、聊城。曲艺夹杂在流行歌曲、舞

蹈、魔术中,撑起大量时间,却引不起多少观众的兴趣。大家无心欣赏传统曲艺,觉得没劲,遇到挑刺的人,还会大喊着轰演员下台:“不看,不看,别演了。”

“坚持”“不急”“不停”,成了阴军那段艰难时光的口头禅。坚持下去看看,会不会赢?阴军知道,传统文化就像香油一样,要一点点、慢慢磨出来,绝不能一蹴而就,也绝不能半途而废。现在回头看,他除了感恩,还是感恩,感谢自己的坚持。

2000年,阴军二次入伍,成为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专业快书演员,实现了多年的梦想。他陆续获得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、泰山文艺奖、“高元钧”杯山东快书大赛金奖等几十个大奖,从山东快书的后起之秀,迅速

3

有一年,广东台的记者赶来济南找阴军拍节目,他唱完一段,南方的记者竟然大部分没听懂!阴军这才明白,要想让山东快书传得够远、够快,需做一些探索性改变!

从此,他在表演中尽可能地砍掉大多数观众不懂的方言俚语。如,“尺八长”改成不到一米远;“蹠”着锅台改成踩着锅台。只要山东快书的山东话、铜板、吟诵体的基因不变,给它动动小手术,阴军依然有信心。

动了方言俚语,阴军还动了“老三段”。《武松打虎》十七分钟时长,放在当下就是太长。没有谁愿意给安排这么长的节目。阴军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同时,将它的长度拦腰砍,变成7分钟。此时,《武松打虎》他已经唱了30多年,无数遍。阴军心里明白:

要对老段子抱有敬畏之心,但就因敬畏,才痛下了“杀手”。动它,为的是满足新时代观众的需求。阴军心里也曾敲鼓,自己走的路不见得对,但毕竟走了嘛,总比不走强。

能说清楚的东西就不叫艺术,传统艺术就得靠熏陶。这些年,阴军拿出更多时间带徒弟,口传心授,面对面教导。有些人以为,拿起板就能成艺术家,阴军最见不得这种想法。他苦口婆心劝学生:曲艺门槛低,但深奥的东西在门里头。不过,究竟有多少孩子真能懂“看似寻常最奇崛,成如容易却艰辛”?阴军心里也敲鼓。敲归敲,他看到好苗子,就想逮住。但是十年八年又办不了这事儿,那就着急。最后能坚持住,耐得住寂寞的徒弟又是寥寥。

阴军心里有一种朴素的情感,广撒网,多播种,对传

演员王晓亮。曲艺人看到真爱这一行的苗子,都会拉一把手。阴军又从王晓亮那里学了《闹南监》。

此时,阴军又有了新期待。他知道,山东曲艺界有位快书名家叫孙镇业,想去拜师学艺。孙镇业师从山东快书大师高元钧,上世纪60年代初就崭露头角,以潇洒大方的台风、“包袱儿”炸响、表演不流于浅薄等特色而成名。

1983年,又是一个巧合。热爱集邮的阴军在市场上结识了一位山师音乐系老师,经其牵线搭桥,18岁的阴军终于见到了孙镇业,走进了后者在五里沟的家。多年过去了,阴军永远记得见老师的第一面。那时,孙镇业已调入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,他穿着白衬衣,胳膊上搭着军装,气宇轩昂地走上楼梯,旁人问他吃了没,孙镇业说:“哎呀,酒足饭饱。”

成为中坚力量。他的表演形式新颖,口齿清晰,热情奔放,把《武松赶会》《鲁达除霸》等说得炉火纯青,自我风格鲜明。

曲艺传承,讲究的是师父带徒弟,口口相传,手把手传授。在师父孙镇业那里,阴军看到了传统曲艺人的严谨、严格。老师教导他,不仅书要说得好,也得形象好,尊重观众,观众才能尊重你。阴军永远记得,老师对艺术的尊重,对徒弟的期待,珍惜,这让他明白,把艺术传承下去,才是最大的报恩。

2000年之后,阴军开始有意多带学生,还受邀到青少年官讲课。2006年,在孙镇业、唐爱国等人的亲临见证下,阴军于泰安收下八个弟子,被业内戏称“八大金刚”,著名艺术家方成、马季、刘兰芳、蓝天野

播传统艺术有好处,对自己来说也是积德行善。那为数不多的几个因学快书而改变了命运,走上了文化工作岗位的徒弟,没有一个不感激他。做自己喜欢的事儿,是最快乐的,阴军心里清楚得很。

这两年,传统文化的春风越吹越暖,阴军却常常忆苦思甜。想起自己的老师孙镇业,为了办山东快书大赛所遭的难、受的苦,阴军就为老一辈艺术家心痛,更觉得自己很幸运。

不过,阴军最痛心的还是当下山东快书宣传品多,艺术品不多,精品更是稀缺,格局不高、意境不深的作品终归成不了大器。他现在最渴望的,是有人能帮他介绍些大作家写作品。

有一次阴军去天津录节目,手提大褂打了一辆出租车。司机操着天津话问:“你



打虎》,连演400多遍。

下了笨功夫,阴军将《武松打虎》这段经典,深深地刻入骨头里。这为多年以后,为了适应时代需要,给《武松打虎》动刀子做删减,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《武松打虎》是山东快书经典“老三段”之一,它的架子、语气、人物深刻地展现了“高派”的特色与魅力。而阴军高密度的舞台表演,让其摸到这门曲艺的灵魂与命门。

1984年年底,阴军去当兵,1985年去老山前线,跑阵地、上哨所、进坑道,他受到表扬,火线入党。1987年,阴军复员到银行工作,一干就是13年,但是身在曹营心系汉。阴军恳求领导,让他晚上守金库,白天得以学快书、演快书。他是银行系统的曲艺演员,拿奖不少,而且开始创作新作。而经多年观察后,在高元钧的见证下,孙镇业于1989年正式收阴军为徒。

从此,孙镇业开始面对面、手把手地教阴军《武松打虎》《贴报单》等名段。孙镇业曾经说,学快书前三年不能演出。但阴军有基础、学得好,一年后,师父允许他登台。

当时,历下区消夏晚会、大观曲艺厅都有常规曲艺演出,阴军没少锻炼自己。曲艺厅一小时演一场,中间歇半个小时,一天五六场,阴军场场必上,轮轴转了三个月,老师教的《武松

等纷纷题词祝贺。而2010年孙镇业的离世,更让阴军觉得走出曲艺圈子,到更广阔的天地去传播快书,迫在眉睫。从学生主动找上门,变成了他主动找学生。

阴军的想法是,带100个徒弟,收获两个,就是成功,因为谁也不知道哪棵树上会结枣。2013年阴军与山东旅游职业学院合作,开设选修课,教授山东快书,4个学分,每年100个学生选修。几年过去了,竟有两个孩子因曲艺爱好而考入梦想的本科院校。此后阴军的曲艺课又开了山东女子学院、济南大学。

到高校开课,还有个暖心的小插曲。有些贫困的孩子,生活捉襟见肘,更拿不出买鸳鸯板的钱。阴军就想了解办法,到处化缘找人做板儿,

果然有企业答应合作,定制了几百副板子,供学生轮流使用。

阴军也尽可能参加各类社会活动,他成为山东省戒毒文化大使,还创办颐正山东快书俱乐部,一演就是7年,在大批游客心中种下山东快书的种子。而2017年,在山航航班上,进出山东的游客也能见到阴军敲着鸳鸯板“当啷啷当,当啷啷当……”地说个不停。2018年上半年,他又在山东人民广播电台,直播讲授山东快书,关注者众多,热线一直响个不停……

试水再试水,阴军一直在调整传播传统曲艺的方向,屡战屡败,屡败屡战,他总想着最后一次能站住,就是成功。“在山东,山东快书的阵地绝对不能丢!”

说什么的?说山东快书吗?你知道高元钧吗?他的山东快书说得那个好。”阴军赶紧回答:“高元钧是俺师傅。看来你还真懂。”司机又操着天津话回答:“开什么玩笑,咱这里是曲艺之乡。”

阴军思忖着,哪一天自己的城市,有更多出租车司机、普通路人能了解山东快书的历史、渊源,那该多好。上电视、上电台,到各种活动上露面唱快书,还不是为了在无形中,一寸一寸地扩大山东快书的影响地盘吗?

让阴军高兴的是,最近山东中医药大学的学生来了,山东警察学院也打来电话,催他去讲课!播下的种子总会发芽,扔下去的石头总会有个回响,在今年首届山东快书汇演中,他十多年前就开始带的四个徒弟成绩都不错,得到了曲艺前辈的认

可……

所谓“有志者立大志,无志者长立志”。作为非遗传承人,阴军在山东快书的传播路途上,就想一条道走到“黑”。他的想法也很朴实:40年只干一件事儿,就是做饭的也都成了大厨,更何况自己干的还是文化人的事儿。坚持住,走个40年,谁说不是曲径通幽、柳暗花明?更何况,说书唱戏劝人方,艺术最后拼的一定是信仰。

阴军经受过人群的冷嘲热讽,经受过无数寂寞枯燥的练习,经受过传统曲艺的寒冬,更经受过舞台上下的冷暖人间,一路走到今天,真可谓应了那句话——不为世间五色所惑,不被人生百味所迷,人生就可能开出绚烂的花。这一路,就像《武松打虎》中所唱:“老虎你起来,不服咱再干一场!”